

HUO JUN
WORKS

／霍君
著

我什么也 没看见



霍君这么赤裸裸地写感情，写女人，写男人，写自己的生活情感，而且从来不掩饰，看完让人酸甜苦辣，是很难看到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霍君 ◆

我什么也没看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什么也没看见 / 霍君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78-5168-8

I. ①我… II. ①霍…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3075 号

书名: 我什么也没看见

著者: 霍 君

责任编辑: 赵 勤

策划: 续小强 刘文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字 数: 129 千字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68-8

定 价: 29.8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不要说出事情的真相	1
动情的耗子	15
放错楼层的自行车	31
垃圾美人	47
陪你一起贴春联	65
杀杀人,跳跳舞	107
我的影子丈夫	149
我什么也没看见	167
我只问你一句话	182

不要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跌进水里的那个动作一定可笑极了。虽然连日来的大雨漫过了狭仄的埝，但是，我对它已经非常熟悉，所以，水并不能成为阻止我的理由。我照样从它上边跨过来，跨过去，把渠水那一边的鲜草一筐一筐地背回家。就要跨过去了，偏偏，危险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我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松松垮垮地摔进水里。仰面朝天！坠落的一瞬，我想，我完了。背上的筐在关键时刻托住了我，我的两条腿担在埝上，上身沉在水里，只留下一颗头在水面上浮着。这颗浮在水面上的头足以暂时地保住我的性命，我还能呼吸。短暂的惊恐过后，我开始自救，可是，我发现，我根本完不成自救工作。我一动都不能动，两只臂膀无法从草筐的背带里褪出来，那个筐像是焊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又不能连着筐一起背起来。

那时的天色已经有点暗了，很快就会完全地黑下来。一个人

影都没有。刚刚离去的惊恐重新袭击了我，我甚至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

采莲姑姑的手就在这时朝着我伸了过来。

我能拒绝那只手吗？没有选择的余地。一点都没有。

我不欠你的了。

当我像一根萝卜一样被采莲姑姑从水里拔出来时，我听见她说了那句话。那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可惜，在当时，刚满十四岁的我，并不能深谙她话语的含义。

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背着沉重的大草筐，快速地离开采莲姑姑，离开这个比我大十岁的女人。而且，她不要指望着我会感激她。如果不是她在这个暑假勾引了我，我也不会变成一个在村里遭到人人唾弃的小流氓。是她，改变了我。她很容易就使我贴上了流氓的标签，并且这个标签是贴在我的灵魂上，想揭都揭不下来。灵魂上的东西是永远都无法掩盖的，它就那样裸露着，供人阅读。

所以我必须快速地离开这个女人，离开采莲姑姑。用离开的方式来证明我洗心革面的决心，来证明我浪子回头的态度。尽管我的决心和态度一点也不能改变我是小流氓的形象，可至少我在努力！否则，我的父亲肯定会把我打死。

那件事情出了之后，我的父亲险些把我活活地打死。一点征兆都没有，我背着草筐才走到院子紧挨茅房的粪堆边，父亲的人还未到，脚就飞了过来。我的头一下子扎进被鸡刨过的松软着的

粪土里。然后，力气惊人的父亲一把拎起我，连同背在我身上的草筐。草筐从我的肩上脱落，羊圈里的羊把嘴伸出木栅栏，对着散落的草咩咩地呼唤着。原本也是气愤着的母亲，见了父亲如此阵势，强大的恐惧感暂时压倒了她的气愤。但母亲又不敢阻拦父亲，就那样可怜巴巴地抖擞着两只枯瘦的手臂跟在父亲和父亲手里的我的身后。我当然不知道是我的姨奶奶给父亲通风报的信。我只记得人影一闪，采莲姑姑突然紧紧地抱住我，小声在我的耳边说：“那边有长虫，我怕。”十四岁的我正朝着男人的方向发展，好闻的女人的气息不可阻挡地袭击了我。虽然采莲姑姑是被毁了容的，最初的美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打折，但她是一枚熟透的果子，果子的清香是最诱人的。我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膨胀了，跃跃欲试了。我的两只手与我的心背道而驰，它们推了推采莲姑姑，问：“长虫在哪儿？”采莲姑姑把我搂得更紧了，她用更紧的拥抱拒绝我去寻找那条长虫。远处的人影又一闪，消失了。采莲姑姑放开了我，然后，她用一双泪眼默默地对着我。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流泪。泪水爬在那半边布满疤痕的脸上，缓慢而又忧郁。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或许是她刚才拥抱了我，感觉自己受了委屈，那我是不是该远远地走开呢？

采莲姑姑大概看出了我的意思。她牵住我的手，更多的泪水流出来。

“我对不起你。”在我背着草筐走出那片高高的豆子地时，采

莲姑姑对我说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在我看来，她所有的举动都是莫名其妙的，包括她主动地接近我，和我一起打草。

看来，那个人影一定是姨奶奶。她发现了抱在一起的我和采莲姑姑，并且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施予我的是怎样的一顿打呢？他拎着我进了屋，一转身把门从里边插死，以防止母亲过来制止。接着，像摔一面废弃的破鼓那样，把我摔在地上。从父亲一米八的身躯上长出来的两只手臂，灌足了力气，开始对我进行猛烈的摧毁性的锤打。我的嘴巴里被事先塞了一块散发着臭气的擦脚布，这块擦脚布起到了极好的消声作用。最初，我那两只被绑住的手臂还在扭动，还在准备做一些自卫的举动。可我发现，我越是这样，父亲的锤打越是猛烈，从暴雨向特大暴雨转变。很快，我的眼睛已经不能睁开，它们快速地肿胀起来。父亲只是沉默地投入地锤打着，被烟叶子熏得黄黄的牙齿死死地咬住下唇。透过眼睛的缝隙，我看见了一丝红红的血从父亲的齿缝间渗出来。

血——它在顷刻间铺展成一袭红色的织锦，席卷着我的灵魂飞上了天堂。肉体的疼痛离我而去。

醒来时，母亲用怜爱、怨恨的眼睛对着我。

“好好的一个孩子咋就学坏了呢？跟妈说，是不是采莲先招惹的你？”

我才明白我究竟为了什么挨父亲的打。

到底有多恨让我名誉扫地的采莲姑姑，我说不清楚。也许那根本就不是恨，而是怨。在我后来明白了事情真相的时候，才有了对采莲姑姑真正意义上的恨。怨着她，却也是怀念着她。她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第一个亲密接触的女人。

父亲把我打完了，就用一把锁头把我锁在屋里，禁止我出门。母亲大概怕我想不开，一边从门缝里给我塞吃的东西，一边解释说，父亲怕采莲家里的人找上门来，对我不利。我拒绝吃母亲塞进来的那些东西。表面上我的拒绝是在惩罚犯错误的自己，是在和父亲的暴打做着无声的抗议，实际上我是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对自己的恐惧，对采莲姑姑的恐惧，对父亲的恐惧，对外面世界的恐惧，还有对耻辱的恐惧。

整个李家庄的人拔长了脖子，翘首期待着。采莲姑姑一家却扫了全村人的兴，没有如他们所愿地打上我家的门。太过于安静了，一切都是从前的样子。

采莲姑姑的母亲，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女人一如既往地坐在门口的小石墩上，手捻着一串佛珠，用睁着的那只眼阴气很重地打量着眼前的世界。谁也无法说清瞎眼女人保持这个不变的动作保持了多少年，好像她带着采莲姑姑刚嫁到李家庄时，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李家庄的人集体丧失了关于她那时的记忆，只记住了瞎眼女人现在的样子。或许是瞎眼女人现在的这个样子太过于醒目了罢，所以才抵消了人们过去的记忆。瞎眼女人的那只不瞎的眼睛，如一个泉眼般，流泻着涓涓的阴气。太阳都躲着她的阴气，

迫使一年四季的温暖绕着她走。村里人也是怕了瞎眼女人的阴气的，据说，即使是在夏天，从女人的身边走过，也会明显感到有一股冷气袭来。我居然招惹了瞎眼女人的女儿。说不定这个女人会施什么法术：她的手只需在空中一抓，再吹一口仙气，然后，把手中的咒语朝着我家的方向放飞，我家便会在眨眼间灰飞烟灭。瞎眼女人竟然什么都没有做。她的屁股都没有从石墩上离开一下，手里的佛珠依旧闲适地在她的指间捻过。

总有唯恐天下不乱者。有小小少年领了大人的旨意也未曾可知，对着瞎眼女人喊：瞎婆子，你家的闺女让李明礼的大小子给搞了！

小小少年的话宛如远古时代发出的声音，今生今世都传递不到瞎眼女人的耳朵里。

李家庄上的人，李家庄上的繁杂，都在瞎眼女人的眼前隐遁而去。只有越来越重的阴气在流泻。

还有采莲姑姑的继父，那个和我爷爷一个辈分的非李姓男人，他也保持了以往的姿态。这个面相还残留着几分英气的半老男人，照例每天把他编织好的各种手工制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他的一双巧手在李家庄是拔了头酬的，生产队还没有解散时，他就偷偷拿了一些自己做的小制品到镇上去卖。有一天，他从镇上回来，身后跟着两个陌生人，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女人，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不出她们是丑还是俊，极度的肮脏迟钝了人们的视觉效应。他说：看来好事做不得呢，看她们两个可怜，就买了烧

饼给她们吃。结果，两个人吃了烧饼后，就跟定了他。他说她们大概是认为他家里有好多多的烧饼吃。那时非常年轻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大一小两个女人自从进了他的家门，就再也不离开了。不但不离开，小女孩的母亲，瞎了一只眼的女人还做起了他的媳妇。瞎眼女人这个媳妇做得有些强硬，有些霸道。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弱势了很多，无辜了许多。其实，女人收拾干净之后，如果不是瞎了一只眼，绝对是个大美女的坯子。她的女儿，叫采莲的小姑娘长得很像妈妈，眉目清秀得有点过分。

他就真的做起了瞎眼女人的男人，做起了采莲的继父。刚开始的时候，李家庄的人都觉得他多多少少的有点委屈，以他的资质，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女人——起码不是瞎了一只眼的，起码不是带了孩子的。很快，人们发现，他无论是做瞎眼女人的男人，还是做采莲的继父，都做得很好。尤其，他非常疼爱采莲。几岁的采莲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等着他回来。他从来不让采莲失望，经常给她买一些小零食、一些小女孩的装饰品等等。后来，采莲姑姑上了学，他更是承担起了做父亲的责任，风雨无阻地接送。采莲姑姑也真是争气，书念得出奇的好，每年都会拿回家一两奖状来。出人意料的是，书念得很好的采莲姑姑只念到初中毕业就说什么也不再念了。他说采莲你不要担心学费的问题，你只管念好你的书。采莲说念了高中就要住宿了，就不能天天看见他了，不能天天看见他还有啥意思。初中毕业的采莲和现在的我一样大，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无论说什么也还都是孩子话。还

有，那时的李家庄实在没有几个女孩子能念高中，初中毕业就算不错了。在李家庄的人看来，采莲念到初中毕业，他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或许就在那时吧，采莲姑姑和瞎眼女人的关系就不是很好了。采莲姑姑越长越漂亮，她的漂亮像她母亲当初做继父的女人那样，充满了霸气。这便是所说的血脉吧。可能母亲也会嫉妒女儿的美丽。面对采莲姑姑的成长和与成长相辅相成的美丽，瞎眼女人完全没有呈现出作为母亲的欢欣。她的流泻阴气的泉眼应该就在那时渐渐地形成了。然后，手上多了一小串从集市上廉价买来的佛珠。佛珠的存在使得瞎眼女人的阴气充满了冷森森的神秘感。当采莲姑姑和瞎眼女人的阴森之气交锋时，惨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惨剧早晚是要发生的，它要来，便是任何的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给采莲姑姑张狂的美丽封了顶。

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大姑娘，命运会给她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采莲姑姑是李家庄所有未婚男人追逐的对象，是所有已婚男人的梦中情人。可是，不管是未婚的男人，还是已婚的男人，他们都不在采莲姑姑的视线之内。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了采莲姑姑的视线，采莲姑姑的眼睛无法穿透屏障的厚度，无法捕捉到屏障之外的性别的诱惑。这道屏障让未婚男人和已婚男人保持了一致性，采莲姑姑不属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因采莲姑姑而产生的嫉妒和仇恨。男人们表面上波澜不

惊，私下里却是暗潮汹涌，尤其是未婚的男人。

和男人们的热烈比较起来，作为采莲姑姑母亲的瞎眼女人，对女儿的婚事则呈明显的冷漠态度。不是骄傲，不是引以为荣，是带着嗖嗖凉意的冰冷。集众人的力量依旧没有能够挪动采莲姑姑眼前的屏障。李家庄的人向来眼里不揉沙子，但是被沙子迷了眼，看不清事实的真相，那，就要千方百计地把沙子挑出来，目光如炬地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在这时，李家庄的人听见了那声惨叫。

谁也无法说清瞎眼女人是如何制造那场惨剧的。就连发出惨叫的采莲姑姑也拒绝向外人描述惨剧的全过程，更不要说原因。

听了那声采莲姑姑发出的惨叫之后，人们才真正理解了惨叫的含义。

发出惨叫之后的采莲姑姑，不再美丽，不再漂亮，比李家庄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丑陋起来。这令所有的男人都伤心不已。

采莲姑姑的丑陋断了男人们的念想。实际上，男人们的伤心根本就没能持续多久，他们就彻底忘了采莲姑姑曾有过的美丽。采莲姑姑连同她身上的草筐偶尔出现时，男人们的眼光懒懒的，也是软软的。幸好，此刻的淡漠就如同当初的热烈一样，它们全在采莲姑姑的屏障以外，她感觉不到它们。

采莲姑姑再度地引起李家庄人的关注，当然是出了那件事之后。采莲姑姑也和瞎眼女人，和她继父一样，让李家庄的人失望

了，人们没有看到他们想看到的。真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人们只能这样说，这样骂。女人的骂往往更尖刻，她们指着男人说：“整天假装正经，是嫌你们这些人老呢，人家要一掐就出水的。”

我当然就是那个一掐就出水的。

幸好，难挨的假期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天真地以为到了学校，心情会跟着好起来，压抑会减轻一些。我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全力以赴地去读书。

但是，我的那枚流氓标签是如此耀眼！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不光我的同学看到了，就连老师们也看到了。他们充满了耻辱，好像我的那枚标签玷污了他们纯洁的眼睛。

我的书就快读不下去了，生存的意念也越来越薄弱了。我和别人的看法一致，我是一个纯粹的流氓，尽管我是被动的。一个流氓注定要承受大众的鄙薄和唾弃，否则人们都要争着去当流氓了。像我这样一个流氓，怎么配坐在教室里读书呢？像我这样一个流氓，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呢？怎么配？

我的父亲和母亲及时挽救了我。他们大概看出了我对生存的厌倦。虽然我行了流氓之事，虽然我给了他们无尽的耻辱，但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他们不希望我过早地死去。于是，他们把我转到了一百公里以外的河北廊坊大姑家读书。幸亏我的父母阻止了我的死亡，否则我将永远失去为自己洗刷罪名的机会。

给我转学，其实是我母亲最先提出来的。我的低迷刺伤了母亲，让母亲痛下把我送走的决心，却是因为母亲看到了一个可怕

的事实。这个可怕的事实绝对不是一个少年能够承受的。

母亲发现，采莲姑姑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说服了父亲。也许，父亲对我的仇恨和蔑视只是表面上的，他的骨子里并不希望我在他之前就死去，他还是在乎我这个儿子的。他把对我的在乎暗藏在心里，需要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才肯让他的在乎展露出来。他接受了母亲的意见，把我送走，他和母亲一起面对更加残酷的事实。

在父亲和母亲的惶恐中，采莲姑姑的肚子快速地膨胀着。我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接受采莲姑姑肚里的孩子，接受采莲姑姑。

后来我顺利地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在我读高中的几年里，已经从生物书上弄懂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没有真正地伤害采莲姑姑。它不过是一个拥抱，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拥抱。但是，除了我，除了采莲姑姑，李家庄的人谁会相信这个事实？谁会？因此，我还是无法揭掉牢牢地贴在我灵魂上的那枚流氓标签。

这个事实让我长久地悲哀着。

我还不知道关于孩子的事情。

有时，父亲和母亲从遥远的李家庄赶到大姑家，我总是感觉他们一副心事重重、有话要和我说的样子，但他们什么都不说。在我的面前，他们拒绝谈李家庄，拒绝谈采莲姑姑。他们更加拒绝把我带回李家庄。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叮咛我要好好地念书，要

争气。我隐隐感到，父亲和母亲在刻意掩盖一些真相。我的李家庄，我们的李家庄肯定又发生了什么。

直到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母亲说，回来一趟吧，和你说说那个孩子的事情。

采莲姑姑生孩子那天，天上下起了大雨。

——采莲的继父请来了接生婆。

瞎眼女人坐在石凳上，淋着雨。指间的佛珠在旋转，步伐有些零乱。

雨落在檐下一只倒扣着的水桶上，发出清脆的啪啪声。啪啪声吞灭了采莲姑姑的呻吟。

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声，被闪电挟持着降临在李家庄的上空。瞎眼女人指间的佛珠戛然止步，一股暗红的血在肆意流淌……闪电抛下独自啼哭的婴儿，抽搐着仓皇而去。

从此，瞎眼女人完全地瞎了。

关于瞎眼女人的自残，李家庄的人都认为和我是不无关系的。如果不是我做下了丑事，采莲姑姑也不会生下孩子。采莲姑姑不生下孩子，瞎眼女人也就不会做出那样极端的事情。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也越发觉得我们家是该承担责任的。那是我的孩子，当然也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况且那孩子也确实长得可爱，是个男孩。我的父母绞尽脑汁地接近孩子，想多看几眼他们认为的孙子，想从他们认为的孙子身上寻到我的影子。可惜，男孩长得没有像我的地方，像极了他

的母亲。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孩子的血脉传承了我的血脉，就够了。我的父母日渐喜爱起那孩子来。只要采莲姑姑或者采莲姑姑的家里人一开口，我的父母就会接受他们母子，就会随时把我从廊坊召回来。勇于承担是我们家庭的美好品德，为了承担，我的家庭愿付出任何的代价。我想，再也没有比我父母更为难的了。他们一方面要我好好读书，另一方面却又随时准备好了终止我读书，去对那个所谓的承担负责任。并且，我的父母也尽可能地让李家庄的人都明白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了的承担。

采莲姑姑一家人依旧没有丝毫让我们家承担的意思。他们越是这样，我们家越是愧疚，越是表现出真诚的承担精神。

孩子的笑声时常地在采莲姑姑家的小院里响起。孩子的笑声里夹杂着采莲姑姑的笑声，夹杂着她继父的笑声。瞎眼女人不笑，她盘踞在石墩上，两只空洞洞的眼睛往外喷射着阴气。那孩子却不怕瞎眼女人，在母亲的怀里歪着小身子，把小手张向瞎眼女人手里的佛珠。他用形体语言说，他要，他要那串珠子。

随着孩子的成长，一个问题很快地暴露了出来。孩子对外界的声音没有一点的反应。也就是说，那孩子根本听不到这个世界。采莲姑姑、她继父、我的父母都陷入了焦躁当中，他们为这个孩子担忧，想办法医治这个孩子。尤其是她的继父，他不相信医生的话，他夜以继日地编织着他的手工艺品，他要赚好多好多